

加拿大的 中国面孔

——一个中国记者对加拿大华人圈的观察

闻正兵·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加拿大的中国面孔

——一个中国记者对加拿大华人圈的观察

闻正兵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拿大的中国面孔——一个中国记者对加拿大华人圈的观察/
闻正兵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12

ISBN 7-218-05097-2

I. 加… II. 闻… III. 华人—历史—加拿大
IV. D634.3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264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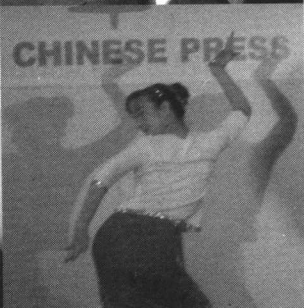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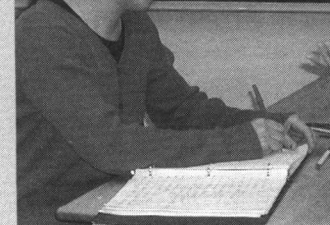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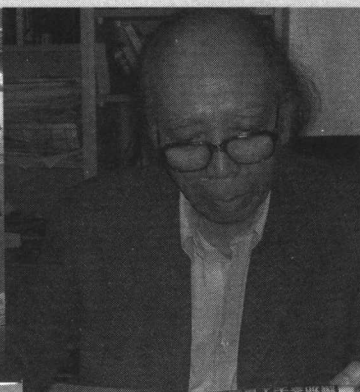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林秀钰
装帧设计	陈国丽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
插 页	1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5097-2/D·603
定 价	16.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q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q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83799710(直销) 83790667 83780104(分销)】







目 录

序1 关于这本书的畅销二人行 窦文涛 闻正兵 <1>

序2 春天的补白 樊 舟 <16>

碰了一鼻子加拿大的灰 <21>

为避免海鸥和乌鸦夜间撞上高楼，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很强的加拿大政府规定，所有临海高楼晚上均不得熄灯。

想想我们一路进入温哥华的磕磕绊绊，真是滑稽。这个非常善待野生动物的国家，对人，尤其是外来人，却远没有对海鸥和乌鸦那样的友善。

他们的名字在历史教科书之外 <35>

John对着我们的镜头说：“你们这些从中国来的年轻记者们，我的中文很差，请你们把我的话翻译给中国人听，新一代的中国人在加拿大已经显示了成功。我们是加拿大这个精美机器中的一部分，是一个精制钟表中的部件，我们要一起努力成为这个伟大国家的一部分。我们非常享受这种感觉，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在这里找到了位置。”

生活和家庭比政治重要 <49>

在加拿大成立一个政党比成立一个黑社会组织还简单，三五个人，心血来潮，立马可以歃血为盟。温哥华不仅有“大麻党”，还有一个“跳舞党”，我至今没有弄清这个党是干什么的。

站在总理身边的国会议员 <65>

一个国家元首会不会说自己的家乡话、关不关心自己的家乡人跟他是不是一个好元首没有丝毫联系。如果一个外国人当了中国的国家主席还老说外国话、老为外国人利益着想，我想中国人也不答应。毛泽东1949年当了国家主席后，一群湖南人到中南海看他，赖着不走，主席撵他们的时候，他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可不能走，这是咱湖南人打下的江山，我们可得替你看着！”幸亏主席英明，时代毕竟不同了。

婚姻是一笔存款 <77>

“一个人的生活当中，爱情不是重要的。爱是重要的，有了爱，生活就是天堂，没有爱，生活就是地狱。婚姻就是我们放在银行里的一笔存款，如果经营好了，不仅保值，而且还有利息可收；如果经营不好，也会打折扣的。”

你还是个孩子 <85>

她大大方方地说，我是作家。我一下子感到了自己的狭隘，20多年来，我一直以为世界上只有那几个著作等身的人才叫“作家”，就像世界上只有那么一两个人才叫“领袖”。

没有愈合的历史伤口 <95>

老先生用手抚摩着纪念像碑文，伫立良久，不忍离去。他问我们知不知道他为什么把纪念像建在这个地方。见我们摇头，他指着远方说：“因为这里可以看到铁路。”

顺着老先生的指点，我们看见一条铁路正穿越这个城市的高楼大厦，安然岑寂，大爱无声。

像乞丐一样有尊严 <113>

加拿大卖唱的乞丐唱得都比较专业，而且都是些欢快的旋律，表现出对自己的职业前景和生活前景的无限乐观，令每个路过的人都觉得有责任出钱维持他们的这种信念。从这点讲，中国的乞丐是失策的。

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 <125>

经常有人轻蔑地说，韩国的女人其实相貌平平，美女都是整容整出来的。我心情愉快地看着周边漂亮的韩国女留学生，心想，这有什么值得忿忿不平的，我们老师从小就教导我们，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娶了个华裔太太的国防部长 <137>

部长不仅没有警卫、保安，甚至当地警察也不会对他家进行特别的照顾，部长经常一个人开着车到处溜达。

想想中国的哪怕一个县长出门都是警车开道、行人车辆纷纷走避不及的派头，真是不胜唏嘘。

加拿大的中国声音 <147>

这位新闻老前辈一路上对我说：“人的一生应该要有理想，有理想才有干劲。我是一个倔老头，我这一生始终在坚持着我办报的理想，说真话，说实话，说善良的话。”

那夜多伦多大雪，我看见雪花飘落在林老先生花白的长发上。

讲一个偷渡客的故事 <159>

我非常想念这个留着一小撮胡子、始终沉默寡言的朋友，希望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像在多伦多时一样，对我说：“嗨，闻，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

小卒子过河回不了头 <171>

徐俊清表演的节目还是那首男高音《图兰朵》，因为疲劳，他的声音嘶哑，高音也没有唱上去。临到张莉莉上台演出的时候，徐俊清找了块幕布披在自己的身上，躺在教堂一个角落的长椅上睡着了。

我们的摄影师捕捉到了这个镜头，他后来对我说：“我在镜头里看到徐俊清蜷缩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睡得那么香，扶机器的手不停地颤抖，好长时间抑制不住。”

有中国人的地方总有上中下左中右 <185>

我在加拿大也看到，有的华文报纸辟有专门的色情广告版，并标明小姐都是“国内著名女歌星影星”。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幽默的广告，谁能判断出自己买的青菜是产自青山秀水还是穷乡僻壤？

英雄迟暮的唐人街 <197>

温哥华华埠商会会长越棠在唐人街边走边接受我们的采访，介绍温哥华唐人街的发展历史。突然有个黑人青年冲过来，对着摄像机镜头竖起中指大喊：“Fuck（操）！”我们正发愣，50多岁的越棠愤怒而机智地指向黑人青年：“You（你）！”

跋——不太必要的后记和太必要的感谢 <213>

关于这本书的锵锵二人行

对话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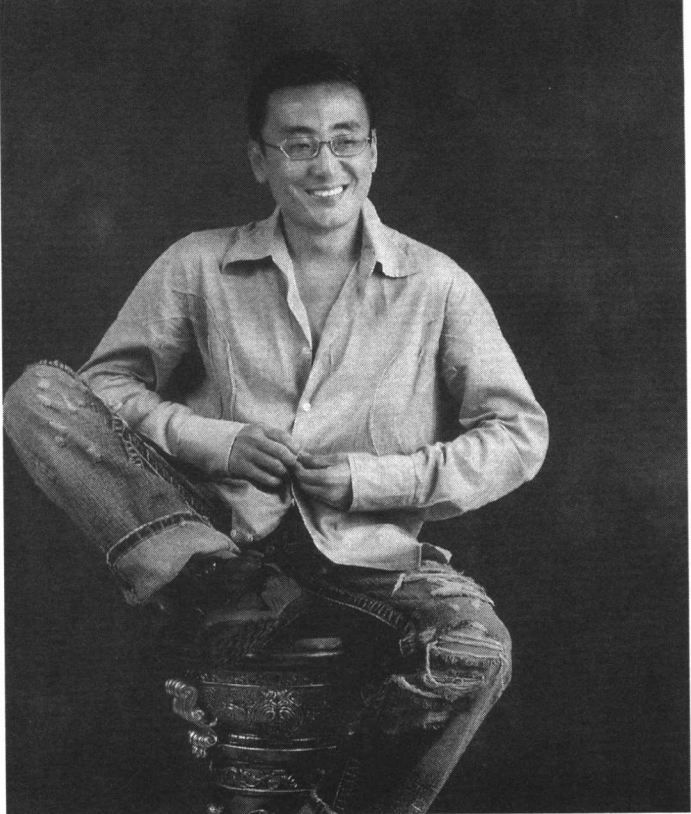
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窦文涛

本书作者/闻正兵

文涛是我所接触过的凤凰主持人中最忙的一人。每次见他来公司录节目，在一个逼仄的会议室里和几个主创人员烟雾缭绕地开一下午节目讨论会，然后在同样逼仄的演播室耗大半夜。偶尔在公司写字楼的消防通道上碰到他，向隅而立，念念有词，一个人孤独地做着录节目前的准备。有一次见他疲惫不堪地赶到一个酒店，主持一个欢乐祥和的晚会，上台前，他不得不叫侍者给他二两五粮液，让自己亢奋起来。

所以我非常理解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是个“鸟人”——经常在天上飞来飞去；也非常理解他主动提出停播已播出一年的《文涛拍案》，理由十分悲壮的粗鲁：“再这样下去，我都快累阳痿了！”（天可怜见，应广大观众的强烈呼吁，今年《文涛拍案》又恢复了。）

虽然和文涛私交不深，但我非常希望他能给我这本书写个序，一是因为这本书是我在担任凤凰卫视大型电视纪录片《唐人街》前期策划和撰稿期间抽空写的，而文涛是参与《唐人街》节目最多的主持人；二是因为我看过硬文涛早期在国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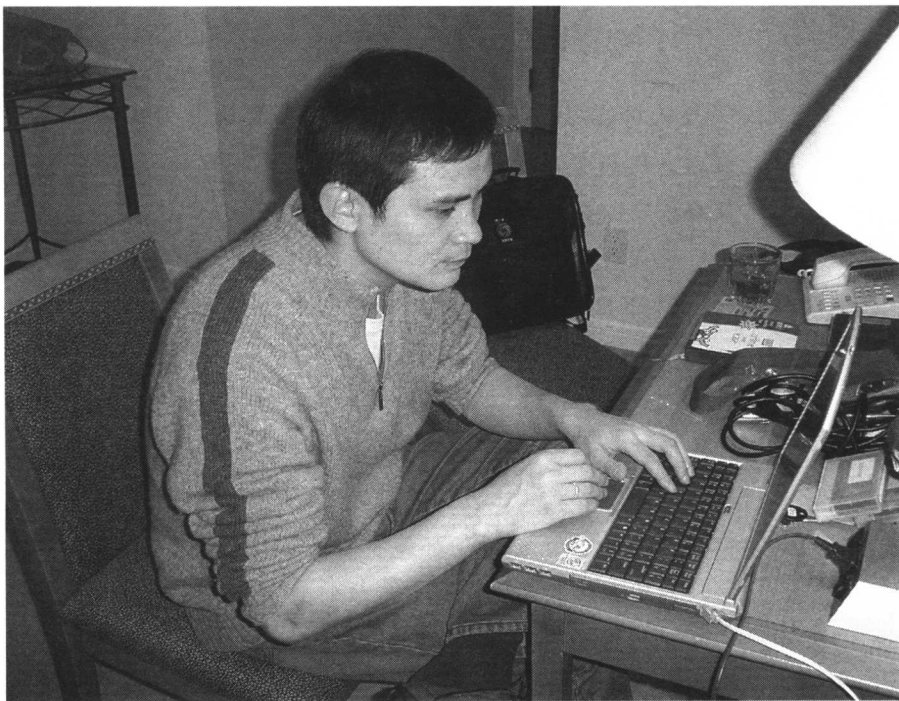


■ 荧屏背后的窦文涛

几家杂志开的专栏文章，觉得他的文字工夫远比他的嘴皮子工夫厉害。也因为太忙，他的几个专栏青黄不接，终成绝响，他也谢绝了众多出版社给他出书的邀请。

于是，在等待他开完一下午的节目讨论会并接受完一个多小时的记者电话采访的某天下午，我把我的书稿递给他，诚惶诚恐地表达了我的请求。他迅速地翻阅了一下，爽快地说：“行。”并建议，写序太落窠臼，不如我们俩聊天。

同样也因为他太忙，我们的约谈多次被临门一脚地改期。5月15日，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下午，在一个嘈杂而冷气也不是很足的韩国餐厅，我们席地而坐，终于有了下面的对话：



■ 正在写稿的本书作者

闻正兵：我这本书所涉及的只是加拿大华人，您是参与《唐人街》节目最多的主持人，接触的海外华人也比我多，可能观察和感触也比较深入。您对海外华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整体印象？比较光鲜照人还是进退维艰？

窦文涛：《唐人街》得到很多好评，而且获了不少大奖，我在做节目时多次引用其中的片段。为什么呢？诺贝尔文学奖评价一部得奖小说，获奖理由经常是：该小说描述了人类的某种生存状态。我觉得纪录片也是，它记录了不同人群的生存状态。《唐人街》比较真实地记录了海外华人的生活细节，让我们知道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这是很有意思

也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得向《唐人街》组的同事们学习，其实我认识的海外华人没几个，真不了解，你可给我出了难题，只能照着人之常情凭空推想，咱就本着无知者无畏的态度瞎聊吧，聊错了就算天方夜谭。

说海外华人不能离开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的起点都一样，都是从中国出发，后来的不同往往是环境的不同。我有一个朋友养两盆文竹，买来时一样大小，卧室一盆客厅一盆，卧室没阳光，客厅是玻璃顶棚，阳光通透，过了几年，卧室的文竹还是那么大，可客厅的文竹已长成爬墙虎了，就因为一个有阳光一个没阳光，环境不同生存也不同。《唐人街》记录人物也记录了环境，海外华人也可以拿植物打比方，他们原本和我们一样，但他们的土壤不一样，生长也就不一样，所以命运不一样。过去我们比较倾向人定胜天，以为我们自己能操纵命运，只要努力奋斗，有所投入，就可以得成正果。但实际上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离不开环境，甚至可以说，是环境造就人。

古语说，橘生南为橘，生北则为枳。你比你儿时伙伴混得好一些，甭以为是自己多么了不起，也许只不过是际遇不同。有的华人在国内一个样，在国外另一个样，这种变化是他们自己能主宰的吗？我表示怀疑。也许确实有些人能靠自己强悍的个人意志扭转环境，可我看到的是芸芸众生都被命运牵着走。凤凰卫视曾播过《一九四九大迁徙》的片子，讲200万大陆人迁到台湾，有句解说词让我很震动，说这200万人，不管是伙夫、教授，还是蒋介石本人，无一例外，都是被命运牵着走的人。那么多人当年去台湾，以为去去就回，连行李都没多带，没承想一去不回头，在台湾过了一辈子，蒋介石本人也这样，当年信誓旦旦反攻大陆，到死尸骨都回不

了大陆，葬在台湾。这山望着那山高，一世追逐，其实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都是被命运牵着走的人。

中国人爱赶潮流。我大学毕业时，流行南下潮，到海南、到广东。所以我的同学最多在深圳。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火车时很多人真的以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让他去还不乐意呢，垂垂老矣才发觉，这实在不是他的决定，自己只是命运拨弄的棋子。再聪明的人也看不破时局。所以人定胜天这事儿十分可疑，只证明了人是井底之蛙。改革开放后又有一出国潮，人往高处走，高处就是外国，就是美、加。可我在北京有些朋友，在美国生活十年又回头，还是觉得北京好，他又水往低处流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多少人的故事就此展开。假以时日，只是见到潮流弄人。

闻正兵：我在加拿大采访不同时代的华人，发现无论是太平天国时期为了求生存而出国的华人，还是现在为了求发展而出国的华人，他们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崇洋心态不断掀起中国历史上多次的移民高潮，至今没有停息的迹象。尽管有些海外华人自己处境艰难，认为在中国的发展机会远比国外大，但他们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把自己的孩子送往国外。您如何看待中国人的这种心理落差和移民趋势？

窦文涛：也许我们的结局是注定的，但所有的经历都是值得的。人是动物，动物的本性是动，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其实许多民族都有不断迁徙的历史，不见得就中国人爱当盲流。谁都在寻找新大陆、新空间、新资源，无论哥伦布、麦哲伦，还是成吉思汗，直到今天出洋的中国人，他们都在寻找，找什么？希望。生命从海洋到陆地，人类从森林到草原，

一群猴子一片树林，果子快摘完了，就得去别的地方，虽然别的地方也不一定有好果子吃，但至少有帮助。为了这未知的希望，人甚至愿意搭上一条命。

都知道华人好赌，有几个能赢钱的？可为什么百折不挠？因为希望，有的人为1%的希望投入100%的赌注。华人去海外闯天下，情况太复杂，没法一块说。有的是因为现状维持不下去了，比如穷困，有的是不跑就完蛋。还有福建农民，别人出国发财了，自己当然也要去。还有很多人仅仅是不满足于现状，不满足现状就是足够的动力。人对生活常常喜新厌旧。还有那层次高的，叫个追求自我实现，在本国本行业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高处不胜寒了，还想到外国打天下，你看邓丽君，台湾第一了，还想去香港、去天安门开演唱会，还要去日本发展，这也是人往高处走。

闻正兵：就像华人最喜欢赌博一样，是不是华人比别的民族流动欲望也更旺盛？因为我发现国外规模最大的外来族裔聚居地就是华埠、唐人街。国外但凡像样点的城市都有唐人街，也有伊朗街、韩国街什么的，但没有唐人街规模宏大。

奚文涛：我不敢下断语，历史上也不是中国人最爱流动，别的民族更爱流浪。是不是有个概率问题，中国人最多，出去的人绝对数也最大。早期南洋华侨，也只是沿海几个省的多，不是全国现象。人多地少，生存恶劣，人心思迁，加之战乱频仍，那时候中国不是个安定团结的地方，更不繁荣富强，好多人出外谋生。到后来改革开放后又一拨，那是国门关得太死太久了，刚一打开，外界诱惑空前高涨。

闻正兵：井喷。

窦文涛：压抑狠了，必然反动。现在中国人的欲望被充分解放，人都不安分。一个和谐社会应该各得其所、本分人占多数，大家安分守己、安居乐业。我有一个朋友去德国，在一旅游点遇见一家人做一种木制工艺品，几代人都干这门手艺，赚钱不算多，可他们以此祖传手艺为傲，从来没改过行。中国这样的人少了，赚钱是最高价值，甚至是唯一价值，什么能发财大家一窝蜂同去同去，千万别错过，一时间没规矩没王法，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一切等级、秩序重新洗牌。本分人越来越少了，现在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都有机会，东风吹，战鼓擂，如今世界谁怕谁？从五四到“文革”到改革，历次变革一次次推翻过去的规范，现在咱们什么都不信了，赤裸裸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最美的世界，全靠我们自己，这就容易急功近利了，谁都想一步登天。可这就像赌博，不都说华人好赌吗，你看赌博就是人人平等，一次次重新洗牌，机会主义者的乐园，有些人出国就像赌博，赌的是命，可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个愿赌服输。

闻正兵：在报纸上看到不少华人在海外奋斗成功的事迹，可采访中我亲身接触到一些华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却似乎并不如意，感觉跟出国前的期望差距较大，有的甚至混得很惨。

窦文涛：混得很惨吗？我觉得这太正常了，这么说好像有些冷漠，其实看到你们拍的有些故事我也感到辛酸，面对某个人我会宽慰鼓励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拉开一个

距离看，也会见到无情的事实，俗话说，高深莫测的是天空，无可奈何的是命运，真相就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你觉着生活不如意，所以不痛快，没关系，没人痛快，活着就是受罪来的，只能苦中作乐，成功在哪儿都是个别，没有我们大多数的不成功，怎么能显出少数人的成功呢？所以想开点，人比人气死人。其实不叫不成功，只是平常而已，可许多人的幸福指数设定得过高，把平常水平当失败了，这真叫不满足现状，这种不满足据说是成功的动力，可我要说，这也是痛苦的原因。我也曾抱怨命运，问天凭什么我不能发财？可反过来一想，凭什么你该发财呢？机会均等才公平啊，别人赢了命运就不公，非得你赢了命运才公平，这像话吗？你也太自我中心了吧，凭什么老天爷偏爱你不爱别人呢？所以对一般人来说，输了算正常，赢了才叫反常呢。

拿少数成功者来说事，好像海外华人全都混得有钱有势为国争光，这是可笑的逻辑。因为这不是华人的问题，是普遍命运的问题，海外华人过得好或不好，都是种种生存状态。人类的生活方式千差万别，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正是有意思的地方。不以成败论英雄，每个海外华人的经历都是炎黄子孙在地球上延伸的轨迹，坎坷曲折都是中华儿女的传奇，汇在一起再看，咱们民族多么根深叶茂，多么饱经沧桑，这不正是源远流长之美吗？非要干什么才能为国争光吗，身为华人本身我就觉得很光荣。我爱用文学的眼光来倾听人生和命运，用混得好坏来评价人，那不成就势利眼了吗？

我主持《唐人街》杀青晚会时讲，这一切的故事只让我感叹一件事：海外华人不管是喜或悲，他们还能在任何艰难的环境里活下来，这种生存能力足够值得我们赞叹不已。唐